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three men in dark suits and light-colored shirt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serious, intense expressions.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ir faces against a dark background.

The
Brethren

三兄弟

[美国] 约翰·格里森姆 著 丁万江 方红 曾艳 译

译林出版社

三兄弟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著 丁方江 方红 曾艳 译

THE BROTHER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兄弟 / (美) 格里森姆 (Grisham, J.) 著; 丁万江, 方红, 曾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9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The Brethren
ISBN 7-80657-279-1

I. 三… II. ①格… ②丁… ③方… ④曾…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4731 号

Copyright © 2000 by Belfry Holdings, Inc.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ights Unlimited,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书 名 三兄弟
作 者 [美国]约翰·格里森姆
译 者 丁万江 方红 曾艳
责任编辑 田 智
原文出版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p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79-1/I·226
定 价 (精装本)16.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面折射美国社会的镜子

——评《三兄弟》

方红 丁万江

二〇〇〇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总统选举如火如荼，一部以此为背景的小说于二月问世了。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畅销书作家约翰·格里森姆。该书刚一出版就一连数月荣登全美诸多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一时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竞相阅读的作品。虽然作者一再声称小说完全是虚构的，可由于它采用虚实相结合的写作手法，揭开了美国政界、司法界及中央情报局的黑幕，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思想性，因而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小说一开头是两条线索平行展开，叙述了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在小说中部汇合，从而合二为一。

第一条线索是特朗博尔联邦监狱中的三兄弟。他们是三个在狱中服刑的前联邦法官，被囚犯称为三兄弟。特朗博尔是座最低限度防范的监狱，周围没有铁丝网，没有瞭望塔，没有持枪的卫兵。乔·罗伊·斯派塞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乡村，因瞒报一家圣地兄弟会俱乐部的赌博收入而锒铛入狱；费恩·雅伯犯了偷逃所得税罪；哈特立·比奇则是酒后开车轧死了两个大学生。三位法官在服刑期间并未对所犯罪行进行忏悔，改邪归正，因而也就不可能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浪子回头，弃恶从善；也不像《远大前程》里的阿伯尔·马格韦契那样知恩图报，至死不悔。他们是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表。为了从绝望中找希望，在监狱里闲来无事时他们想出了一个骗钱的花招。在律师特雷弗的帮助下，他们假

冒英俊白人小伙里基和珀西的名义在一本同性恋杂志上登广告，寻觅四五十岁的年长绅士为笔友。他们从回信中挑选出既有钱又有家室的人作为对象。几番信件往返之后，他们便威胁要向其家人泄露秘密，进行敲诈勒索。受害人由于早已授人以柄，害怕因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而毁了前程，故而无不忍气吞声地按要求进行事，将钱寄去以求消灾弭祸。

他们用这种手法敲詐了衣阿华州贝克斯市的银行家昆斯·加比、达拉斯的珠宝商范·盖茨。受到源源不断而来的黑钱的刺激，三兄弟变得愈加贪婪，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钓到一条大鱼……

第二条线索是关于艾伦·莱克的。艾伦·莱克是个鳏夫，在国会山当众议员已有十四个年头了。他属于那种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但始终默默无闻的人。莱克突然吉星高照，被赫赫有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泰迪·梅纳德看中，泰迪要助他一臂之力，让他竞选美国总统。泰迪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政府连年削减军费，要想充实军队的实力，保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惟一的办法是选举一位他们中意的总统，这样就可以增加军费开支，组建新式军队。泰迪帮助莱克的条件就是一旦莱克当选，他将在四年任期内将军费增加一倍。在泰迪的幕后操纵下，莱克从无名之辈一跃而为政界红人，民意测验的得票率和知名度直线上升。在小说的结尾，他正在为入主白宫做准备。

一个偶然的机，三兄弟发现和他们通信的笔友之一就是政界红人莱克。于是他们酝酿了一个计划，给莱克写信，要求每人获得两百万美元，并立即获释，否则就公开他的秘密。他们自以为是在同莱克打交道，实际上无所不在的中情局早已洞悉一切，因为他们一直在监视莱克的行踪，生怕有任何丑闻损害他的名声，从而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能让莱克顺利当选，也因为他们已不可能找到别人来替代，泰迪指挥部下与三兄弟周旋。经过再三权衡，泰迪认为还是堵住三兄弟的嘴为好。他轻而易举地弄到了总

统签发的赦免状。于是，三兄弟拿到了钱，移居海外，在别人身上继续他们的骗局。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丝丝入扣，称得上是格里森姆众多法律惊险小说中的力作。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了标榜“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国社会的肮脏与丑恶：

一、美国政治制度的实质。美国梦的重要内涵就是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具备才能，就有可能成功。亚伯拉罕·林肯常被视作美国梦的当然代表。然而，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赤裸裸的金钱至上。对于莱克，作者不无讽刺地写道：“许多人称赞他是我们这套制度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标志——一位肩负着某种使命的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莱克的竞选给了任何一个梦想着竞选总统的人以希望。”可莱克究竟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他原本只是一名普通的议员，才能也不出众，只因有中情局做靠山而一夜成名天下知（中情局看中他的理由是他没有任何丑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在竞选中一手以钱铺路，拼命做广告，收买选票，拉拢别的议员；另一手则是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端（或听任恐怖事件的发生），把美国人吓得魂飞魄散，认为莱克是预言家、救世主，他们应该选他当总统以拯救美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总统竞选的实质是比谁的钱多。有了钱就能在黄金时段做广告，就能收买选票，就有许多人为其效命。正如华盛顿最有权势的说客伊莱恩·泰恩纳所言，钱总能赢。给她钱，她就能选举或击败任何人。这说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有钱人说了算，充分暴露了其黑金政治的本质。

在金钱至上的政治制度下官员的腐败也就是必然的了。得克萨斯州的盖斯州长，出身富家，整天吊儿郎当，打高尔夫球，玩溜冰，一晃到了四十。后来花他父亲的钱买了州长的职位，干了四年；印第安纳州的泰利州长在任期内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州政府的开支增加，失业率上升，领取政府救济的工人人数猛增。他谋求

州长连任时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八的选民的支持,可他也想竞选总统并为之准备了三年;马里兰州的布瑞特参议员,曾在报上抨击中情局的奢侈浪费。可就是他,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四次去东南亚搜集所谓的资料,考察贫困问题。他坐的是头等舱,吃的是大龙虾,住的是高档酒店,用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他的惟一目的只是为了和情妇——一个泰国女人幽会。作者这样评价美国的政客们:“作为群体,他们很容易被捕捉。在他们面前放个漂亮女人,你就能为档案收集点东西。如果女人不起作用,就用金钱。监视他们旅行,监视他们同说客上床,监视他们卑劣地迎合肯给华盛顿大笔金钱的外国政府,监视他们建立竞选班子和委员会来筹款。只要监视他们,档案就会变厚。”

二、中央情报局一手遮天。在冷战时期,中情局与克格勃之间的间谍战已广为人知,可谁会想到,中情局的权势居然大到可以操纵总统竞选?在书中,泰迪是个类似于教父的人物,坐在轮椅上,躲在阴森的地堡里,呼风唤雨,操纵一切。他对莱克说的话令人深思:“和我合作吧,孩子。一切都会变好的。按我说的去做。”他和现任总统相互利用,还把总统候选人当做自己的傀儡。为了所谓的安全,泰迪可以给莱克一个亿作竞选经费。为了保证莱克竞选成功,他故意不去阻止原本可以阻止的一次恐怖活动,让八十个无辜的同胞在美国驻埃及大使馆被炸死,其中包括大使夫妇。为了阻止三兄弟泄露莱克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求得总统的特赦,让他们逍遥法外,继续坑骗别人。为了给莱克弄钱,他利用自己的关系,让拥有美国国籍的以色列资本家在幕后出钱资助。在小说结尾,泰迪甚至开始干预莱克的私生活。他要求莱克迅速结婚生子,以掩盖他是同性恋者这一事实。

在与三兄弟的较量中,中情局充分展示了其无所不能的通天本领。为了查出里基其人,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设备和大量人力财力。他们在特雷弗的律师事务所对面租下房子,一天二十四小

时监视他。为了收买他，他们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拿出一百万，然后派两个特工整天跟着他。特雷弗被三兄弟炒了鱿鱼之后，当晚就携款私逃。为了泄愤，中情局动用一切手段查出他的下落，最后杀人灭口；为了让昆斯·加比说出真相，他们一出手就是二万五千美元；为了让阿格罗打入特朗博尔，中情局为他伪造了厚厚一沓档案，骗过了老谋深算的三兄弟；为了打发三兄弟，中情局伪造了护照，让他们用假名在海外生活；他们甚至在莱克的家里安装了无数的窃听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们可以拆开莱克的信件，然后模仿他的口气给所谓的里基回信……

在小说结尾，三兄弟原以为已逃脱了中情局的控制，可阿格罗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对三兄弟中的费恩·雅伯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总是在你们身边，以防万一你们需要我们。”这又一次证明中情局的势力不仅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遍布全世界。只要需要，他们可以把碍事的人一一清除干净。

三、司法制度的黑暗与监狱管理制度的松散。三兄弟以前都是高级法官，是美国司法制度的代表，可他们都极端自私自利，为了金钱不惜知法犯法，甚至铤而走险。比奇有酗酒的毛病，并且因为这个坏习惯而轧死了两个大学生；雅伯在六七十年代崇尚吸食毒品和性乱交，他同意和老婆马上离婚的原因是不想让她分得他名下的钱。跟他们相比，斯派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斯派塞在高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十九岁时他偷了一辆小汽车。他父亲走了后门，撤销了对他的起诉。后来他用选举死人和投假缺席选票的办法使自己当选为密西西比州治安法官。他为人阴险狠毒，工于心计。敲诈同性恋者的骗局就是他先想出来的。由于深感势单力薄，他成功地说服了比奇和雅伯与他合伙。他是头儿，负责与律师联系并管理黑钱，而比奇和雅伯则负责写信。为了骗局的顺利实施，他三番五次警告特雷弗不许坏他们的事，最后冷酷无情地解雇了他，从而间接导致了特雷弗的死亡。

特朗博尔是座监狱,而且是座极其自由的监狱。如果高兴,犯人可以逃跑,警察不会兴师动众地追捕。巴斯特就是一个典型。他只有二十三岁,因与毒品贩子有牵连而被判四十八年徒刑。结果在三兄弟的帮助下,他一年也没呆满就逃跑了,隐姓埋名地躲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南端的洛斯卡波斯,过起了悠闲的生活。

特雷弗是三兄弟的律师,去监狱的次数非常频繁,暗地里把信件带进带出。狱方明知其中有蹊跷,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对此不闻不问。林克是看守,照理应恪守职责,可每次特雷弗给他几张二十美元的票子,他都照收不误,到后来他竟然自动开口,索要每月一千美元的好处费。

《三兄弟》是折射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社会较不为人知的角落,监狱,犯人,竞选黑幕,同性恋……使我们对美国所谓的民主和法制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伪本质。

第一章

法庭书记员穿上了每周出庭的标准装束：破旧褪色的紫红色睡衣，淡紫色毛圈布浴鞋，没穿袜子。穿着睡衣跑来跑去的囚犯不止他一个，但只有他敢穿淡紫色浴鞋。他名叫 T. 卡尔，曾在波士顿开过银行。

他的睡衣和鞋固然令人讨厌，但他的假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从中间分开，层层向下拳曲，遮住耳朵，紧紧的鬃发分左中右三路沉甸甸地披在肩上。假发是灰白色的，几百年前英国地方行政长官所戴的式样。是外面的一位朋友在曼哈顿格林尼治村的一家二手服装店里买的。

T. 卡尔十分骄傲地戴着它出庭。尽管样子很怪，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不管 T. 卡尔戴不戴假发，别的囚犯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监狱食堂里，他站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折叠桌后，用塑料锤充当木槌，轻敲桌面，清了清尖细的嗓子，严肃地宣布：“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北佛罗里达州联邦初级法院现在开庭！全体起立！”

谁也不动，至少没人想站起来。三十个囚犯懒洋洋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看着他，有的在聊天，好像他这个人压根儿不存在。

T. 卡尔继续说道：“请那些寻求正义的人们前来申诉吧。”

没人笑。几个月前，T. 卡尔第一次这么说话时，大家都觉得挺有趣。现在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他小心翼翼地坐下，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欣赏他肩上跳动的假发卷儿。接着他打开用做庭审记

录的厚重的红皮革笔记本。他对待工作真是一丝不苟。

从厨房走进三个人来,其中两人穿着鞋。一个还啃着咸饼干。那个打赤脚的人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长袍下细麻秆似的腿,黑黝黝光滑无毛,左小腿上还有一大块文身。他是加利福尼亚人。

三人穿着从同一个唱诗班弄来的浅绿色金边旧袍。这些袍子与 T. 卡尔戴的假发是从同一家商店买的,是他赠送的圣诞礼物。他因此保住了法庭书记员的职位。

当法官们长袍拖地、气派十足、慢悠悠地走来时,听众中响起了嘘声和笑声。他们在一张折叠长桌后落座,距 T. 卡尔不远不近,面对着听众。矮胖者坐在当中,他名叫乔·罗伊·斯派塞。因为没有首席法官,他就当了首席法官。以前,斯派塞靠着家乡小县父老乡亲的推举当上了密西西比州的治安法官。后来,联邦调查人员发现他瞒报了从一家圣地兄弟会俱乐部所得的赌博收入,就把他革职了。

“请坐下。”他说。其实根本没人站着。

法官们挪了挪座椅,抖抖长袍,使之平顺地搭在身上。监狱长助理伫立一旁,可囚犯们根本不去注意他。他身旁是一个身着制服的看守。三兄弟在狱方的许可下每周开庭一次,审理案件,调停争端,解决犯人中的小打小闹。他们在犯人中起到了安定团结的作用。

斯派塞看看备审案件目录表,一张由 T. 卡尔准备的整洁的手写纸,说:“肃静!”

他右首坐着费恩·雅伯,加利福尼亚人,六十岁,犯偷逃所得税罪,已服刑两年,尚余五年。他至今仍对愿意听的人说,他的倒霉是由长期的积怨造成的。一位共和党州长成功地召集选民发动了一场罢免运动,把加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雅伯罢免,主要原因是雅伯反对死刑以及他每次都采用高压政策拖延死刑的执行。人们要看到流血,雅伯却阻挠。共和党人趁势煽起一股反对雅伯的狂

潮，罢免取得了巨大成功，雅伯被赶下了台。他们把他赶到大街上，就在他苦苦挣扎之时，国内收入署的人又找上了门，以偷逃所得税的罪名起诉他。雅伯在斯坦福大学受教育，在萨克拉门托被起诉，在旧金山被判刑，目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联邦监狱服刑。

虽已服刑两年，费恩仍满怀怨恨。他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仍梦想打败对手，然而梦想正在破灭。他很多时间都在独自一人慢跑，晒太阳，梦想过另一种生活。

“第一个案子是马格鲁德起诉施内特。”斯派塞宣布，好像一次重大的反垄断审判即将开始。

“施内特没来。”比奇道。

“他在哪儿？”

“医务室。胆结石复发。我刚从那儿过来。”

哈特立·比奇是法庭的第三个成员。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医务室里，痔疮、头疼或甲状腺肥大什么的。比奇五十六岁，是三兄弟中最年轻的。由于还有九年徒刑，他认定自己会死在监狱里。他曾是得克萨斯东部的联邦法官，死硬保守派，对《圣经》所知甚多，常喜欢在审判中不时地加以引用。他曾有政治野心，家庭也挺不错。岳父家的石油托拉斯也很有钱。可他酗酒。这毛病后来导致他在黄石公园活活轧死了两个徒步旅行者。当时比奇开的车是一个年轻女人的。那女人一丝不挂地坐在前座，醉得连路也不会走了。

他被判刑十二年。

乔·罗伊·斯派塞、费恩·雅伯、哈特立·比奇，北佛罗里达州初级法院的法官们，在特朗博尔被称作三兄弟。特朗博尔是座最低限度防范的联邦监狱，没有围墙，没有瞭望塔，没有铁丝网。假如你想坐牢，就进联邦监狱，就呆在像特朗博尔这样的地方。

“要不要做出缺席审判？”斯派塞问比奇。

“不，延期到下周吧。”

“好，我想他也逃不到哪儿去。”

“我反对！”马格鲁德在人群中大叫。

“太糟了，”斯派塞说，“审判已经被延期到下周。”

马格鲁德站了起来。“这已是第三次延期了。我是原告。我起诉他。每次开庭他都跑到医务室去。”

“你们争什么呢？”斯派塞问。

“十七美元和两本杂志。”T.卡尔回答。

“居然有那么多钱？”斯派塞说。十七美元足以让你在特朗博尔每次都被起诉。

费恩·雅伯已经烦透了。他一只手捋着乱蓬蓬的灰白胡子，另一只手的长指甲在桌上刮着。接着他伸出脚趾头，嘎吱嘎吱地在地板上搓来搓去，那声音听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以前，当他还是加州高级法院首席法官先生的时候，他常光脚穿木屐出庭，这样就可以在枯燥的法庭辩论时偷空锻炼锻炼脚丫子。“延期！”他说。

“拖延正义就是拒绝正义！”马格鲁德严肃地说。

“说得好，”比奇说，“再延迟一周。施内特再不来的话，我们就对他做出缺席判决。”

“一言为定。”斯派塞斩钉截铁地说道。T.卡尔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马格鲁德气恼地坐下了。他交给T.卡尔一份一页纸的诉状，指控施内特。只有一页。三兄弟不能容忍冗长的文字。只需一页，你就能得到开庭的日子。施内特的答辩状是长达六页的痛骂，结果被T.卡尔删得面目全非。

规则简单，诉讼程序短，当事人无须透露事实真相，审判迅速，当场裁决。只要当事人双方都屈从于法庭的威严，那么一切判决都有约束力。不得上诉，因为没有地方受理上诉。证人作证时无须宣誓。撒谎是意料中的事。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在监狱里。

“下一个是什么案子？”斯派塞问。

T.卡尔迟疑了一下，说：“是专家的案子。”

法庭内突然寂静了片刻，然后犯人们如同打冲锋似的急速向前拖着塑料椅子，直到 T. 卡尔尖声大叫：“已经够近的了！”此时他们离审判席不到二十英尺。

“注意你们的举止！”他叫道。

几个月来专家的案子在特朗博尔监狱是个被人谈烂了的话题。专家是华尔街一个年轻的骗子，专骗有钱的客户。有四百万美元始终下落不明，据说专家把钱藏在海外，在特朗博尔监狱内遥控操纵。他还有六年刑期，等到获得假释也不过四十岁。人们普遍猜测他是在静静地等待时机，直到有一天从这儿堂而皇之地走出去，坐私人飞机到藏钱的地方去取钱。他还年轻，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

在监狱内，这传闻的出现一半是因为专家不与人交往，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财经和技术图表，阅读别人看不懂的经济刊物。就连监狱长也曾讨好他，想从他那儿探出一点投资建议。

一个叫鲁克的前律师不知怎的和专家混熟了，求他为每周在监狱教堂碰一次头的投资俱乐部出点子。鲁克现在代表俱乐部控告专家有欺诈行为。

鲁克坐在证人席上开始了陈述。常规程序和证人誓词都被省略，这样可以直接切入真相。

“于是我去找专家，问他对于立发公司的看法，这是我在《福布斯》杂志上看到的一家新网络公司。”鲁克解释道，“它即将上市，我了解公司内部的经营情况。专家说他会去问的。可他没和我联系。于是我又去找他说：‘嗨，专家，立发咋样了？’他说那是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它的股票将会牛气冲天。”

“我没那么说。”专家插嘴道。他独自坐在屋子的另一头，双手搭在前面的椅背上。

“你说过的！”

“我没有！”

“不管怎样，我回到俱乐部告诉他们，专家看好这只股票。于是我们决定购买一些立发的股票。可是小老百姓买不到，因为已经停止认购。我又去找专家说：‘专家，你能不能通过华尔街的朋友开后门给我们买些股票？’他说完全可以。”

“撒谎！”专家说。

“安静！”斯派塞法官说道，“会轮到你说话的。”

“他在撒谎。”专家说，好像已经有了裁决似的。

如果专家有钱，没人会知道，至少在监狱里是这样。他那十二英尺长、八英尺宽的囚室除了一擦擦的财经杂志外一无所有。别人都有收录机、电扇、书、香烟，而他却没有。这更增添了他的神秘色彩。人们觉得他是个小气鬼，一个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藏到海外去的怪人。

“反正，”鲁克接着说，“我们决定赌一把，购买立发的股票。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清理资产，然后合并。”

“合并？”比奇法官问道。鲁克听起来像是个掌管着几十亿有价证券的管理人。

“对，合并。我们尽一切可能从朋友和家人那儿借钱，弄到大约一千块。”

“一千块。”斯派塞法官重复着。就犯人而言，他们干得不坏。“后来呢？”

“我告诉专家，我们准备采取行动了。他能帮我们买股票吗？那是星期二。股票上市是星期五。专家说那是小菜一碟。说他有个朋友在什么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可以帮我们的忙。”

“撒谎！”专家在屋子的另一头叫着。

“星期三我在东院看到专家，问他股票的事。他还说没问题。”

“撒谎！”

“我有证人。”

“谁？”斯派塞法官问。

“毕加索。”

毕加索同投资俱乐部的其他六位成员一道坐在鲁克的后面。他不情愿地挥了挥手。

“那是真的吗？”斯派塞问。

“是。”毕加索答道，“鲁克问股票的事。专家说他会去办的。没问题。”

毕加索在许多案子里作过证，他由于撒谎而被逮住的次数最多。

“说下去。”斯派塞说。

“星期四我找不到专家了。他躲着我。”

“我没有！”

“星期五股票上市。二十块一股，如果可爱的专家先生信守诺言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价位买进。六十块开盘，大多数时间保持在八十块，最后以七十块收盘。我们的计划是尽快脱手。我们原可以以二十块一股买进五十股，到八十块时抛掉，可尽赚三千块哪。”

特朗博尔很少有暴力事件发生。三千块不至于出人命，但会断几根骨头。到目前为止专家还很幸运，毫发无损，没人伏击他。

“你觉得专家应该赔偿你的损失吗？”前首席法官费恩·雅伯一边问，一边拔着眉毛。

“他妈的当然了。更糟糕的是专家自己买了立发的股票！”

“你他妈的撒谎！”专家说。

“注意语言！”比奇法官说。如果你想在三兄弟那儿输掉官司，只要用语言惹恼比奇就行了。

专家为自己购买股票的传言是鲁克和他那一伙人散布的。没有证据，但无法让人不相信。大多数囚犯都这么传，它也就变成了事实。这故事真是天衣无缝。

“你要说的就这么多？”斯派塞问鲁克。

鲁克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要大吹特吹,但三兄弟对吹牛的当事人没耐心,特别是对还在重温昔日辉煌的前律师们。在特朗博尔,这样的律师至少有五位。他们好像总在出庭辩护。

“是的。”鲁克说。

“你想说什么?”斯派塞问专家。

专家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他两眼瞪着鲁克和他的同伙。然后对法官们说:“证据呢?”

斯派塞法官立刻垂下眼睛,等别人来帮忙。作为治安官,他没受过任何法律方面的专门训练。他中学没毕业,在父亲的乡下小店里一干就是二十年。选票就来自那儿。斯派塞凭常识办事,而常识往往与法律不一致。任何与法律理论有关的问题都由他的两位搭档处理。“我们说有就有。”比奇法官道,他巴不得一个股票经纪人来与他进行一场有关诉讼程序的辩论。

“证据是不是清楚可信?”专家问。

“是吧,但本案例外。”

“经得起推敲吗?”

“难说。”

“证据的分量呢?”

“根子就在这里。”

“这么说他们没有证据!”专家道,一边像蹩脚电视剧里的蹩脚演员那样挥动着双手。

“干吗不说说你的看法呢?”比奇说。

“那好。立发是家典型的上市网络公司,做了大量夸张的广告宣传,账面上赤字多得不得了。鲁克当然来找过我,但当我有机会打电话时,认购已经停止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根本买不到。就连大户也买不到。”

“那是怎么回事?”雅伯法官问。

屋里很安静。专家在谈钱,每个人都在听。